

踽行於天真的夢幻

北風

這一季的冬，佈滿了蒼白。

刺骨的狂風中，又飄起了冷冽的細雨。走在十八尖山的小徑，腦袋瓜子埋進了大衣領口還抵不住那股起自心底的冷冰，他心想：那一群禿羽的寒鴉呢？

1

那一陣子，真可謂多事之秋。從釣魚台的惡運，到聯合國的失守，他的熱血沸騰過，他那平素冷漠的表情也在一剎那間激動地扭曲，驚悸之間，他聽到有人慨嘆：國際間如人與人之關係；也有人嘶聲夢呓醒了。但是，激動的時刻裡，沒有人忘記下一堂考的是「Communication System」。

總統說過：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他牢記身為學生應盡的本份。

許久了，在世俗的塵埃中打滾，下意識裡積聚了一種強烈的念頭：自己是一切的真實。他想，咱們就是一直斜倚在美國佬魁梧的身軀，從來沒想到這個大冬瓜也有腐朽的一天，一連串的驟變接踵而來，對咱們而言毋寧是個嚴厲的考驗。以前，他看報紙只瀏覽副刊，不知何時他開始在國際版中摸索將起來，眼見咱們國家的外交步伐，一改昔日「期望式」的姿態，漸趨踏實，漸趨穩重，心頭有無限的溫暖。這種改變也真不容易，當肩上的重荷突然間完全落在自己的兩腿時，的確有點吃力，然而，咱們却因此而活得堅強，活得自在，活得硬朗。噢，硬朗，他禁不住對這兩個字多聽了幾眼，也許是打自童年就凝聚的那種細嫩的個性，他因此吃了不少暗虧，栽了無數的斛斗，日子裡沒有自我，只是一團失落的飄蓬。潛在意識裡，他嚮往任何硬朗的一切，甚至於那個三、四年來一直欣賞著的，硬朗的女孩。

2

他常想：求學的道路就像戀愛一樣吧？

有一天，他在中副看到一篇長達五千字的文章：求職記。行文平淡，語不驚人，但顯然出自C大人的手筆。一篇充滿懊悔的自白，道盡喪家犬

的心酸悲哀，在接連幾次搖尾乞憐之後，仍然碰了一鼻子灰回來，傷心之餘，好像下一步就是把心一橫寫篇遺書，「老夫去耶！」

那時，他沒為這位老兄，掬同情的熱淚，他只是納悶著，中副老編是為解這位仁兄失業的應急之需？抑或認為此事值得喚起注意？

之後，他聽到有人說，教務長和系老闆為了那篇文章猛搖頭，心快快了好幾天。

他很迷惑，求學的道路就像戀愛一樣吧？

莎翁有一句話：「我的愛情好似建築在他人土地上的一座廈，因為看錯了位置，結果損失了所有的工料。」盲目的下場是够可怕的。而他發現一件不幸的事是，校園內這一群被視為國家棟樑的莘莘學子中竟也不乏「求職記」的典型。咱們每每譏笑愚蠢的駝鳥，在沙漠裡被獵人追急時，腦袋瓜子往沙堆一鑽就了事，而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大學生，竟也把頭一埋就是三、四年。

幾年前，那時他剛考上C大，自然，那是一個熱門的科系。親友的道賞聲中，他真正感到內心的鼓舞。在成功嶺的那段日子，甚至還聽某些「內行人」分析說：「學Solid State 八千，學Circuit的一萬……」那時他壓根兒不懂得什麼Solid State或Circuit的鬼玩藝兒，只覺得離光明的前程不遠矣，走在路上還是一副神氣活現的姿態呢？

好不容易披上了大學皮，他發現事實完全不對味兒。眼前的大學生活豈是憧憬中的模樣？接踵而來失意的事令他倒盡了胃口，但他總算沒在失望中迷失，他仍然掌握住自己，在無知中摸索前進，漸漸在學業上培養出興趣來。忙碌的日子，使人不覺歲月之更替，一轉眼就到了大學生活的尾聲了。他覺得C大四年可以無憾，難過的只是，很多同伴竟在黑暗中倒地不起。

每一次，他聽到那位講電路合成的老師嘴巴冒出古怪的臺灣國語：「咳，我每上工廠，實在是駭害得渾身發抖。」同學們總在那滑稽的腔調之後哈哈大笑起來，而他只感到心裡一陣難過。每天，他總要抬頭望望那座

門禁森嚴的實驗館，那些似乎爲便於某些達官貴人參觀時唬唬人用的實驗室，當然，這只說明了大部分的C大同學都沒有能力使用那些叫什麼Oscilloscope之類的儀器，才逼得校方出此保護儀器的下策。

他想：四年的實驗課程裡，究竟在幹些什麼？

記得很多以前在純文學雜誌中看過電機博士張系國的夫人蓋說他丈夫連電燈的電源保險絲都不會裝，他心想：嘿，這小子G.S.S.是吹牛的，存心讓人樂樂而已，他絲毫不覺得安慰，事實不是很明顯嗎？四年的課程裡學到的實在不多，而對實際工作的經驗尤其缺乏，咱們之中很多人甚至連三用電錶都不會使用。他總覺得實驗課程的安排設計似欠妥善，但始終只是想想，設嘗試去改變。有人說，我們不是高工的。他和同學一樣，把頭埋進沙堆裡，也不知道是咱們忍耐力強，或是時間溜得快，反正日子一晃就是四個年頭。

他想：大概難免又有很多人畢業後被迫再寫「求職記」充饑了！

那些日子他真正在迷惑中感到失望，某些教授以考古、死背硬記的公式題目（對了，莫士說是老太婆的裹腳布）而沾沾自喜，也不知道何時開始的，「刻鋼板」對付的風氣盛行，甚至波及其他課程。有次複變考試，來了個座位大風吹，害得有些同學處變大驚，神色倉皇，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之間，錯在誰呢？他暗自思忖：人們所以做錯，那是因爲他們不察自己身置錯誤之中；有人說刻鋼板是人類求生存的本能，乃制邪之道，但無疑的，人們也因此而腐朽了自己的人格，在錯誤中打轉而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暑假中，他參加了中橫公路健行的領隊工作，七十五位學員中包括了中學校長和高中學生。六十公里之後，他頓覺長大了許多，看看那鬼斧神工的工程建設，稀奇古怪的民俗風情，免於終老海隅之鄉，長受父母庇蔭，而以爲人生的圍籠只屬感月吟風或惆悵夕陽之類的淺恨與輕愁……更重要的是，在領導的過程中他學到了不少，他讓那些頑皮的小毛頭抄捷徑走，摔得皮破血流，掉下了眼淚；他讓他們痛苦的經驗裡自然長大。他慶幸，小鬼們天真的心靈中還不致在嘗試錯誤中麻木迷失。

他覺得，這世界真是個紛雜的大樊籠，一連串矛盾的事實相聚在一塊兒真令人不知所措。企圖在這俗世的紛雜中尋找宇宙間神秘的哲理是枉然

了，因爲在許多美好的事物之中，還有一些爲人類脆弱理性所不能了解的東西。

生命儘管是個不解之謎，但咱們總得邁力去走。

131

曾經，他也憧憬過一份崇高神聖，憂樂與共，互信互愛，相助相勉，不渝不朽的感情，而這些似乎都已成爲遙遠的故事，消失在古老的年代裡了。

一個人最好的訓練是他不愉快的童年，但他每憶起過去的那段日子，就感到渾身不對勁。跌跌撞撞在心悸中站起來，同學們又爲他付出了何等可悲的代價！人們並不存心尖酸刻薄，然而却在放肆的笑容中表現了殘忍的心情。他總算忍住別人心友誼異常的惡果，但是，偶爾在茫茫的雨絲裡，他在茫茫，心想，這些日子裡我曾擁過什麼呢？有人說：友誼是一種犧牲；也有人說友誼是互相利用，他總是在兩個矛盾的事實中掙扎，而茫然的日子令他忍受不住情緒之蠶啃噬心葉的痛楚。男女間純真的友誼是需要雙方成熟的個性的，他承認仍然幼稚，但他想：我們總在學習啊！

後來，他又欣賞起另一個端莊高雅而含蓄的女孩，總是不知不覺遠遠地凝視那披肩的長髮，那輕盈的儀態，曼妙的身材，甚至於那雙古典的鞋樣。有天夜裡，他們曾在一起蓋過：「結婚宣言」不知道在討論些什麼；沈醉在她淡淡的笑容中，他只覺得長髮的女孩令他感到安詳而自然，就好像多年老友的重聚，促膝長談絳舊一般。那以後，所有的也僅止於遙遠的欣賞。哈，一次慘痛的經驗還不够？C大的最後一年總該平靜地度過吧？他奇怪自己的感情那裡去了？面對著長髮的女孩，却再也沒有從那種內心激眉的經驗了。

許久以來，他再不想生命的畫布充滿絢麗的色彩，只願一抹清影博得知音一顧。過去，疏忽得太多了，對未來，他也不敢承諾太多，但他自信是個善於鞭策自己的人。他學著開放胸懷，對別人的愛心與關懷，不再令他不堪勞瘁而想放下重擔。不管如何，他總自勉在早晨溫暖的陽光下，自朦朧中醒來時，以愉悅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天。

噢，躡行於天真的夢幻。